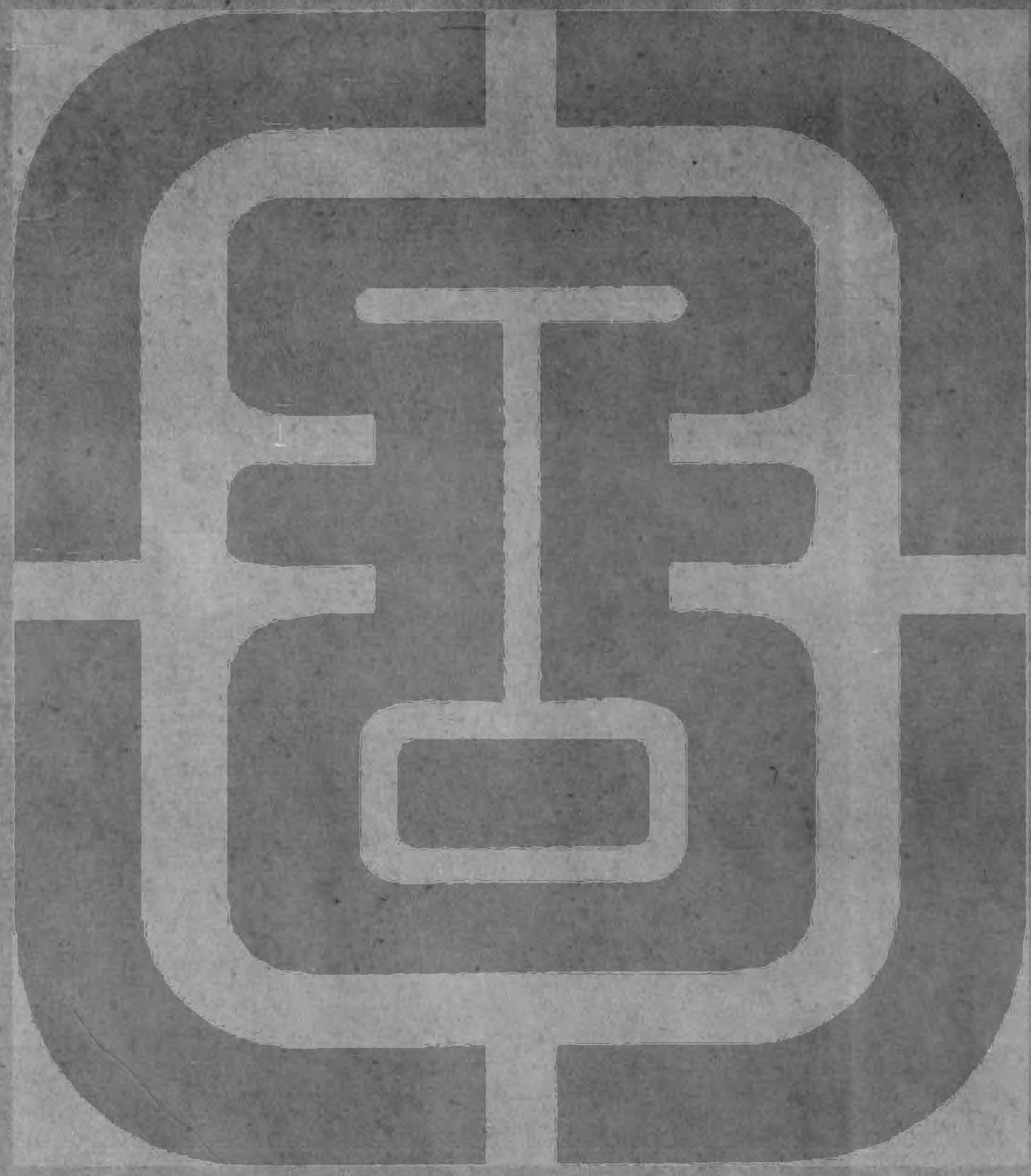


144



歐虞部文集卷之六

嶺南歐大任楨伯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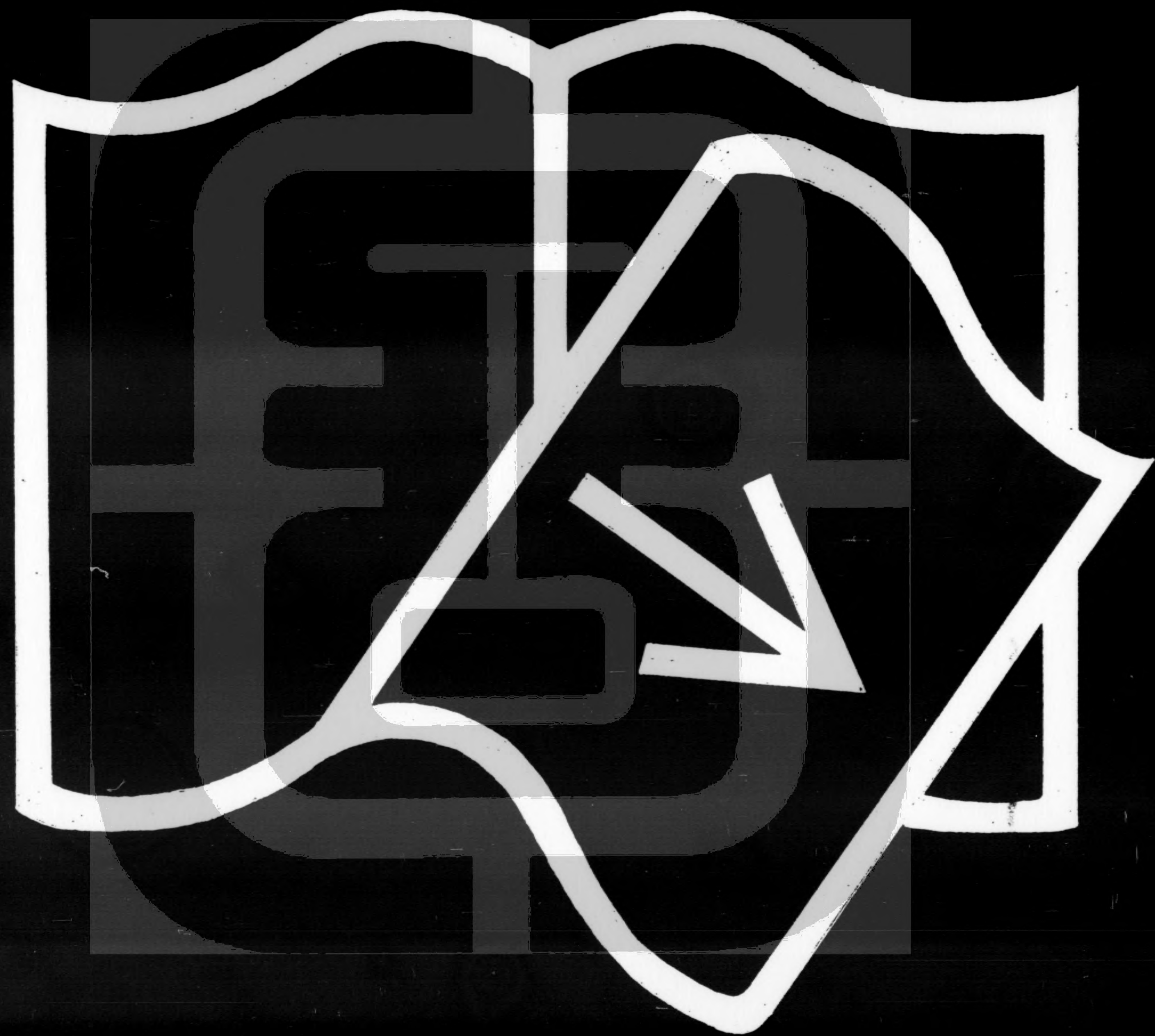
序

重刻徐迪功集序

昌穀先生吳人也官迪功郎國子博士所著詩文
六卷并談藝錄稱迪功集故刻於豫章歲久漶漫
不可讀岷山陳君敬甫之守光州也爲之翻刻夫
吳人之好文學自古記之矣季札歷聘諸侯交叔
孫穆子晏平仲公孫僑韓宣子蘧伯玉之徒而達

於禮樂偃也北學中國與顏閔冉卜端木顓孫伍
翩然引孔氏詩書之旨以修飭其俗風氣鬱勃開
先倡始功孰可誣漢魏至唐才盛江左所謂南方
之學得其精華詎不然乎明興高楊詞人一時領
袖宣德以來海內和豫廬陵長沙鏗鳴館閣三吳
作者張節之劉欽謨吳原博王濟之張亨甫趙栗
夫文宗儒邵國賢數君子同聲齊響翕然並興大
都吳語爲工轉加流易揆之昔人蓋不能無朱絃
疏越太羹玄酒之思矣昌穀摘詞稗齒束髮登朝

北地信陽閩中歷下儀封寶應建業亳州七八大
家雅見推重益共磋切標界懸旌匠心思古於是
窮奧研深搜奇獵秘漱羣籍之芳潤擷百代之英
蕤每有屬綴肆其定力以就千秋之業今考集中
樂府古詩已窺漢魏歌行雜體準則盛唐騷賦頌
贊書記碑誄駢駢乎潘陸江鮑之撰著矣嗟夫延
陵之業以齊魯大夫言氏之業以孔門二三子迪
功之業不以獻吉諸君哉且昌穀評事廷尉府中
厭棄糾纏起家進士位不過國學掌故爵祿不入



原件短缺

區慶奇文集 卷之六
其心卒成空言以自表見此痾瘵所以用志凝神
熊渠所以射石飲羽也大任不揆淺陋於昌穀謬
謂能私其指喜敬甫加意斯集因語之曰中原馮
軾之士聞奏雅於闔閭之墟所不以曩昔吳歛相
詫者其無忘徐先生哉

入粵集序

樵李沈君純甫令番禺三年有詩曰入粵集屬余
爲序余惟越勾踐都會稽遷瑯琊自王無疆後或
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丹陽臯鄉梅里至於

嶺表是爲百粵無諸王閩中搖王東海無諸孫丑
爲越繇王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皆勾踐之苗
裔禹之餘烈也海濱廣斥嘉禾爲澤國漢以下斌
斌多文學之士莊助朱買臣蓋其著者云 明興
浦江義烏諸君子黼黻皇猷彪炳海內二百年來
風雅始振 世宗時王元美徐子與兢起於太湖
天日間矣純甫閱覽潭思嫻於詞賦夙講業於學
士先生而洽比齊盟將結軌於二三大夫焉卽入
粵諸篇贈答懷思讌談賞適寄托遐緒發舒懽悰

雖古今體裁不能合轍大都言含諷切音協宮商
出自情興蓋風人之遺思也昔莊助諭意風指嬰
齊入衛持節發兵東甌請徙朱買臣難公孫弘置
朔方之便十策紛綸丞相絀焉然聲詩不少概見
能與純甫入粵同耶余聞季札聘魯觀樂有言七
子過鄭稱詩諭志純甫亦越人也異時太史采之
始於此得粵風哉

九峰先生集序

昔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
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七篇亡矣孔子於正考父
七世祖也遷魯之後名頌或佚故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夫商詩在宋孔子家書也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是之謂頌刪後至大毛公傳
矣余七世祖九峰先生宋淳祐末與樂清劉黻吉
水鄒瀾同游太學景定初率三學諸生伏闕上疏
論賈似道專政誤國及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
應龍承順風旨排逐善類不報遂去國闕書院講
授於家故有詩文集十卷宋社旣屋先生亦卒矣

元季之亂家藏是集佚去且半今所存者三卷卽不敢比商之名頌其所遺什一不亦類闕文之史耶謹哀錄其副刻而傳之嗟乎士丁衰運阨矣漢道盛時販繒吹簫之夫椎魯不文猶然析圭儋爵先生一登澤宮以布衣終曾不百石卒史若也其論恢復大計與上陳丞相書草茅憂國豈爲名高乎溘死牖下自幸宋室完人卒不失爲忠孝士景公千駟夷齊采薇百世之下丘山鴻毛竟何如哉雷宜叔氏謂投匭時流涕太息似洛陽少年然才名汨沒謝長沙矣嗟嗟先生誠有如賈太傅者好學世家余小子於嘉也終負愧焉於是益歎恨七卷散軼不及早編輯如遷魯時也

黎司封集序

嘉靖中余與黎君惟和及其伯兄惟敬季弟惟仁同受學于泰泉先生君韶山先生子泰泉先生壻也性凝重篤然諾慎許予搢擥爲余言士大夫微恩寵析爵儋圭曾不能以七尺軀循國事酬恩之謂何侯處士田光先生豈遂千古絕塵耶旣舉進

士爲行人使兩粵報命 天子詔授冢宰尚書郎
與李子藩張助父同舍曹事稍暇則把酒賦詩又
次年轉司封郎中曰司封集云無何出叅廣西政
余與惟敬送之張掖門慷慨就道絕無棄遠居外
意廣西頻用兵疆事未解荷戈之士聚食者數十
萬人王子候奉藩在部中者祿米不時給咸一切
倚辦君君覈國賦講軍實時晝便宜蒼梧以南士
皆宿飽矣甲子冬蠻賊數百人夜斬關突入藩司
左右掖君避之君曰士死鼓將死綏官死位可徑

耶竇耶東帶正冠呼衛卒逐之賊朋兇以逞刀戟
亂下君竟遇害門官殲焉部使者奏君死難大司
馬方患胡格於吏議君之死事不白八桂人人無
不痛哭黎黎知者當是時廣西方伯安次許伯春
氏會朝京師計余曰天乎惟和死矣吾將刻其詩
以傳會伯春死遂寢隆慶初惟敬遇余廣陵手司
封集泣數行下曰非子孰知吾弟者嗟夫侯羸報
魏田光報燕報片言耳死不復恨君之死有平生
之言蓋酬 主恩哉微詩且不朽矧其詩嶺外故

產象齒靈犀珊瑚木難海內珍之陽明之域靈秀
所鍾乃今有君復不幸死難嗟夫嗟夫是集也山
居藩省之詩俱在日司封者志所存也傳之海內
必不徒以象齒靈犀珊瑚木難觀之矣君之子邦
球徵余序因不論其詩論其大節表著者云

潘光祿集序

南海析而爲順德余邑也邑人多能詩余友潘生
少承詩最有名嘉靖中少承與余同受學于泰泉
先生而習于黎梁諸生者久隆慶末少承仕爲光

祿署丞未幾死京師於是余詮次其遺詩序之曰
鍾嶸有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
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
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謂詩不關於
世道非也然詩之汗隆誠與世禪代矣 明興天
造草昧五嶺以南孫蕢黃哲王佐趙介李德五先
生起軼視吳中四傑遠甚百餘年來經術貴而聲
詩絀一振於弘治正德大都三河東西秦之產淮
南江左稍稍響應當 世宗皇帝時泰泉先生崛

出南海其持漢家三尺以號令魏晉六朝而指揮
開元大曆變椎結爲章甫闢荒蕪穢於炎徼功豈
在終軍陸賈下卽少承之詩得於先生爲多屹乎
東南一壘入爲天子湯官酒正位不及執珪也
猶然取前茅以進燕趙少年吳楚豪傑莫不右潘
光祿狎主齊盟矣一時聲詩之盛謂可並弘治正
德間云昔楊雄狀貌爵位不踰衆人而桓譚信其
書必傳少承已矣後世宜有知其詩係於世風者
漢人不以執戟廢郕中之名太玄具在則輜軒使
者安知不誦少承詩以表南海哉

陸槃集序

豫章以材名往牒著矣士大夫家學相承千數百
年絲綴不絕弓冶箕裘豈虛語哉夫物之在天下
梗柎杞梓必鄧林之野珪璋玳瑁必崑岡之圃騏
驥馱駃駟橐駝必畜代北夜光火齊車渠璫瑁
必生溟渤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必韓出也宛馮龍
淵鑛鄒太阿必吳越之鑄也故臨淄轂擊肩摩之
衆多吹竽鼓瑟擊筑彈箏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燕

南海上楹擗之士多濶畧辯智瓌怪魁奇漁陽上
谷之客多被堅蹠勁長嘑而摧鋒六郡良家多慄
慨應募務奇節以徼功名烏衣之游率俊朗韶令
清通玄遠之習而詩書弦歌揖讓俎豆之夫非鄒
魯莫產矣石津陳先生本南昌世家御史公之孫
方伯公之子東白張公之孫壻少穎秀博學以諸
生游空同李公之門策名進士則方城楊公所錄
也其父兄師友淵源如此兩爲比部郎用刑平民
稱不寬會 世宗皇帝建 郊廟修治 七陵起

壽陵築沙河行宮冢宰以先生能轉繕部郎中董
役 駕幸陽翠嶺宣問山郎賜酒饌金綺將陟卿
貳矣竣事在告屬病當是時 上方祈穀陪祀失
期謫佐和州竟以寧國郡丞歸優游林下修業力
行八十且耄猶時時述父師之教以家學訓子弟
三楚以南靡不誦法陳先生也嗟乎無論榎楠杞
梓珪璋玳瑁諸產豫章世以材名孰能踰先生哉
論者謂其文出歐曾詩宗杜甫王維字倣右軍平
原學不立門戶而踐履過人業與作述同科名與

川嶽共永者非耶先生之子進士贊纂次諸作爲
陸槃集共二十卷蓋承先生考槃在陸之志也刻
于南海辱命爲序余不佞於是原本其所得於父
兄師友者以著其太都云雖然卽後之數百年亦
可以論其世矣

南浮集序

吳人陸子華甫游嶺南有詩二卷刻之而屬余序
余不佞何以序華甫詩華甫文太史高第弟子也
好讀書弗求甚解性恬澹時賦詩作畫以自愉快

顧拓落廢產僑居義興且十年雅喜游自江淮齊
魯北渡易水入薊門留燕中者五年嘉靖末余於
京師締交莫之逆也隆慶初余典教江都華甫來
廣陵又三年與竹西諸子結社人人咸謂得華甫
晚余沿牒光州索居二年所華甫則杖馬箠視余
弋陽居一月余以憂歸華甫送余固陵雪涕而別
曰曷未老必訪足下倚廬奉生芻太夫人墓下也
萬曆改元華甫道杭越徽饒吉贛與方清臣度嶺
而至嗟乎卽華甫義甚高余何以辱故人哉嶺外

故多詞人寓公之蹟陸賈終軍以使至錫光孟嘗
陶侃范雲以宦至謝靈運薛道衡沈佺期宋之問
韓昌黎蘇長公諸人以遷謫至惟虞翻避地交州
葛洪求砂勾漏與華甫庶幾稱奇游者夫仲翔會
稽傲骨士也當其仙論積愆酒失微釁爲世主之
所不容自謂得一人知己死不復恨海濱棄捐終
以青蠅爲弔客豈其所獲已哉稚川以關內侯求
蠻方一令竟遨遊於四百三十二峰之間遠托解
化視斯世浮雲耳夫其隔閭懷土而不可歸則迹

窘而不勝憂厭全濁而思羽化也則形委而不勝
迫世喪道則多戚人喪世則多懟其報孫權書別
鄧嶽疏猶有一於讒毀之未平一於形骸之未忘
者豈盡游方之外哉斯則係於世也華甫經五千
里赴余之諾五嶺以南雅游諸君子無不人人以
爲得華甫晚華甫雖杖屨游乎然隱不違親貞不
絕俗不似勝於虞葛二子耶訶子園故在也酥醪
觀故在也羅浮卽無華甫之蹟而斯集也將不可
以虞之注易葛之抱朴子並傳哉樵李沈純甫云

華甫五千里來不訪公卿而訪博士可以觀華甫亦可以觀楨伯矣余甚媿其言

送清公游嵩華諸山詩序

萬曆乙亥春余至京師歛人汪仲淹介長干僧清

公訪余不遇懷刺而去避暑五臺山還求余顯恩

精舍

余贈其儀觀華

華整衿情秀朗答辨機警戒律

持嚴內典外家之言無所不闕山經地志之藏率已披歷與余談禪賦詩忽及旬月公雖從燕冀游乎所棲泊在翊教廣濟摩訶諸刹而其所朝夕者

珍美鎮繼正秀如序四五僧而已吾黨則及汪司

馬黃太史陳文學三四先生門蹇驢都市內照烟

然影卽出山迹不入俗異哉異哉忽告余曰清將

道黃河涉孟津經轘轅以登嵩高詢浮丘子晉之

遺蹤畧峭函入關陟華嶽三峰望終南惇物以極

褒斜隴首之觀指澗瀍涇渭之所導禮於河宗氏

然後歸掛瓢笠爲先生役余規以閉門求心舍筏

登岸則又告余曰先生不觀日乎日惟明也故照

四方昧谷崦嵫物何覩焉升扶桑而麗天容光必

國朝詩文集 卷之六
三
照明靡不矚矣薄游千里庶幾得吾大知識者余無以難之知其外游內觀得於壺丘子者深也于是吾黨相率賦詩以贈余序其篇揖而納之曰公果西矣異日者余將瞻佛日於長干也其無忘授簡之言

奧川集序

詩者樂之遺也余觀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伶州鳩之爲樂官審音知治豈亦登歌清廟太師所掌之遺乎嗟夫二南歌于房中雅頌奏于堂上蓋

闕有間矣周衰官失散之河海于是列國有詩以述其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諸侯采之貢于天子天子受之列于學宮是其爲詩民間歌謠之音也途哭巷謳勞呻歡唱者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非耶夫詩有六義比興先焉途巷疇隴之夫靡知聲律也而其哭也謳也呻也唱也行坐寢食勃然而咕卒然而叱比焉興焉自然而成聲殆樂之遺乎余從兄奧川先生隱人也有詩四卷余嘗受而讀之謳謠居半諷詠襍陳往往頌官司之循良

國朝詩集卷之六
刺政俗之淫虐言不迫而意有餘喜其罔襲文人
學子之辭而無組織綺繡之習庶幾乎列國之風
也先生生敬皇帝時君臣和豫朝野晏然百姓給
足四夷卽敘可謂興道致治太平盛際矣當是時
民猶有誠慤之心而羞邪侈卽其言未雅馴猶質
而未漓尚可以本途巷疇隴之風而達之朝廷宗
廟之上投壺饗射工歌用之奚不可哉正德嘉靖
以來人文極盛詩則工而氣已激音已曼風曷存
焉余猶及見奧川先生詩也逮余再入京師先生
詒余書曰若兄年八十又一矣一旦溘先朝露闔
坳丘壑若能無意乎噫嗟嗟擊壤之老康衢之民
世不獲睹矣弘治之風今可復見哉於是序之俾
宗族閭里知有奧川先生詩云

送吳宗高致仕歸毘陵詩序

世之論命官曰古昔夢巖訪釣弼翬之才必真束
帛命車弓旌之招每下進不專一途學不倚一藝
今則束章句而雄才靡騁限科目而志士或遺豫
章不用諸明堂或廢於溝中之斷黍稷未薦夫清

廟半委乎鴈鶩之糧蓋有之矣世之論核實曰古
昔權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尺度誠設則不可
欺以長短今則騏驥駑駘共飽芻豆荆璞鼠腊同
襲錦綈且蓬蒿未必能直於麻中蘭蕙每不免化
爲蕭艾亦誠有之矣是二說者余無以難之也國
子助教吳宗高先生擢倅汀州不就而去同官馬
伯懋范景伯楊茂卿諸君子相與慰勉之謂先生
積學淵博鑄詞環瑋哦諷牖戶則庠校傳之爲準
繩研綴楮毫則章逢尊之爲著蔡擬之呂覽就而

秦市金懸左賦成而洛陽紙貴未相殊也然公車
之門雖勞待詔制科之籍竟不可登書不校於天
祿石渠之署筆未橐于承明侍從之廬司教長垣
入官太學三年考最爰有茲陞天殆不欲从其任
於師儒之間局其用於鉛槧之內乎夫遷木漸磐
學可行于爲政分猷共理澤可究乎斯民請以此
易嘉遁之志矣先生謝不可曰欽敢薄郡倅而遠
汀州哉蓋聞之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
行江南有山澤國有田吾將逃世網解天弢求吾

志於釣竿拄杖之游敢與聞于命官核實之論歸
來乎何疑焉大任乃執策而進曰余昔疑于世之
所論今于先生乎晰之矣夫道果可行抱關擊柝
可也奚崇卑之足計義在可隱藿食褐衣可也奚
通塞之足談靈均睠顧宗社信不能已其緹馬闐
風濯髮消盤之懷嗣宗慟哭窮途終亦寄其徘徊
蓬池顧望大梁之志彼固一時也先生仕當 熙
朝進退從容安於義命蓋賢屈阮二子多矣毘陵
固泰伯季子之鄉也先生之歸謂不可爲世風耶
於是諸君子各賦贈篇彙爲若干首余因敘其說
如此

送尚寶司丞王君敬美使秦詩序

夫使臣者周爰咨諏豈徒辨方域計道里列山川
紀物產而已哉將資眺覽而寄遐志采風謠以備
實錄也昔在盛漢司馬遷耕牧河山誦習古文及
其涉歷幾徧宇內然後浹洽貫穿罔羅天下放先
舊聞所紀載前代備風俗政事媿惡得失之故非
得於眺覽咨詢者耶王君敬美與二三大夫及余

講藝燕中當 明天子親睦諸侯敬美以尚璽郎
爲使者展禮于秦方出國門涉易水遵太行望大
河趨關陝陟二華以盡于龍門砥柱終南惇物之
大觀問非子秦仲蕃牧之所於西傾朱圉之區壯
哉游乎余聞秦聲音節麗厲意氣怒猛急笛清笳
鞀鼓交作大率振揚介冑之容宣耀戎行之色今
觀車鄰駟鐵小戎無衣諸詩非但戰鬪殺伐而已
其專精果毅敏於有爲而不媮誠文王周公之化
之遠哉季札觀周樂至於秦風知其聲之夏出於
周之舊也其由此夫敬美本吳人也於太史公之
書獨闕其深家以詩聞其所紀載每采觀風謹以
示百世之軌 上乘冲睿宏攬典謨遵帝王之事
興立治功敬美會逢其時自燕而秦歸必有所獻
也行矣勉之哉

程鴻臚壽詩序

程君希化當嘉靖中爲太學諸生以善書名又習
禮善爲頌朝士大夫重之隆慶時持牒謁銓部授
南京鴻臚署丞一時留都中莫不知有典客程君

矣君居官修職嘗論禮大卿所謂留都高皇帝定
鼎之地周鎬京漢長安也 祖宗慎其事故置官
朝會上陵如今京師乃朝儀不修豈列聖所以祇
承 高皇帝神靈之意大卿稱善自是朝儀肅然
朝士咸待約束如 高皇帝在御時也 今上爲
太子當千秋節南鴻臚例遣曹郎表賀視諸郎無
如程君賢者遂屬君往君奉表入京師同朝賀者
以百十數君獨長身修髯進止有儀時天官卿在
朝見而詢之歎曰安得斯人而置諸閒曹持是莊

以蒞民民曷不敬會安順州判缺員遂以典客丞
補安順州判安順爲南陬善地蓋寶王之鄉也人
以爲太宰遇君甚善咸過爲君壽君獨不樂曰臣
少學禮備員南都爲郎卽去燕門遠猶得奉 高
皇帝神靈陸沉金馬時時望故鄉白雲足自怡耳
不習爲吏乃又去南陬萬里新都之山有先人敝
廬在其寶王之謂何乃上疏請以原官致仕得允
而歸闢園築室于鯉洲之上又稱鯉洲君君日召
諸所厚善者驩飲沾沾而醉乃屬客曰治國孰與

爲吏使某去國萬里卽寶玉諸君能相從乎客皆
謝曰不能鯉洲君自負賢豪故薄一官以厚客客
何以謝主人願延年百歲期日相與驩醉耳咸舉
酒爲君壽君乃喜曰是何壽我乃浮白更醕擊節
歌曰豈其爲吏二千石豈其食魚河之鯉金門之
下可隱而仕一畝之宮曷不樂只自是日與諸君
爲園中之飲君卽以肥遯爲名高然隱不違親事
繼母孝與伯兄友善異母弟道遠方在孩抱君善
視之固不異其家大人在時君有四子文煥者太
學生也是歲爲鯉洲君五十初度道遠氏欲爲君
壽文炳適游都下介從叔無過問予言予因得諗
鯉洲君之爲人乃和其洲上之歌而復之歌曰有
美人兮玄同居闌闌兮懷清風長揖兮豪舉歸來
兮園中樹有椿兮茹有芝鹿爲驟兮霞爲衣浮丘
洪崖相等期九洲睥睨縱爾如安順一丸何所施
都人士聞之咸賦詩焉于是文炳橐歸爲壽

自娛集序

往孔陽與余論詩曰海內操觚之士易視斯藝者

沿其流習取合儕伍孰肯劇目怵心以自變夫俚
曲街談率童習白紛猥自托於辭達之旨夜虫傳
火誠亦不疑于日也僕屬籍宗人惟無所用于世
徐穉湖東若將終焉賴天之靈慕效古人之詩不
自量力閉戶造車期出門而合轍邁彼上駟萬一
相當乎中原當其覃思鑄句神不知其萬里馳語
不知其千古倉矣孔陽之論余無以難之也則復
之曰詩非易言也作者林立能獨觀于昭曠之原
超脫其膠錮之習而躋登于風雅之堂世誠鮮矣
足下視屈左徒李供奉孰賢足下之詩視離騷經
太白歌詩孰勝夫離騷三百篇之亞而辭賦之宗
也太白歌詩唐家一代之選也原也競乎羣小之
間忠而被讒白抱溇陽之冤才而自放俱蟬蛻濁
穢之中浮游塵埃之末難矣難矣足下出公族而
幸其遭稟仙才而勵于學蓋其慕效之志自可齊
光日月抗迹風雲烏論左徒供奉之同異乎哉且
旣已陟匡廬汎彭蠡矣三楚之先有其人焉可比
肩而立也異時極岱嶽滄海之大觀中原作者不

巨莫遇之耶孔陽盤辟益恭曰僕于二子誠有志
焉山林臯壤竊以翰墨自娛耳願先生終有以教
寡人於是敘其集而系之曰孔陽姓朱氏名多照
志潔行廉韻高詞雅固翩翩一佳公子也

南松堂稿序

當 武宗朝安福張簡肅公以諫入黨去黨人銜
之其孫石磐先生成進士讀中秘書爲名御史在
朝侃侃有令祖風劾大臣之奸貪者且請止遣使
迎佛當是時士大夫爲閹瑾摧折朝廷不聞直言

已以乃得張御史蓋朝陽再鳴矣其後巡山海關
閱邊事亡論其懾勳貴足軍食也乃生獲把兒孫
斬虜首六十級其功當封御史固不言竟不封也
復提學南畿亡論其重經術振士節也內艱歸服
除如京師遭宸濠反率先從王文成起義討畫機
秘濠平而後行其功亦當封御史固不言亦竟不
封也乃補南臺曩黨人銜簡肅者竟以濠事中御
史逮詔獄禍且不測及廷訊諸誣者不識御史爲
誰事始白然終奪其官 世廟敘平濠功予致仕

居林下者三十餘年絕口不言天下事其觸事興感可喜可愕一發于詩然不事剗劘求合作者要其得性情之正固千載合轍也歐生曰余客京師雅善御史子太史秩儀部程太史先卒儀部屬校御史詩業爲編定復屬爲序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虛語哉曩御史坐法時恨者致以必死人人自危而大中丞猶與同事鄒氏守益王氏思辭爵賞論掇疏雖不報然所以不死者豈人主無所感於其言耶前輩風致至今令人歎慕御史卽無是詩猶可使人觀感于百世之下況是詩尤張氏之夷玉太弓乎簡肅有言吾所未盡力者將待吾孫御史可謂不負矣然御史之志卒未竟行其猶有所未盡力者能無厚望于後之人哉今儀部之寶斯集知有以不朽御史者固有在也是父是子不可觀耶不可觀耶

韋子放言序

姬周下而春秋戰國老列莊荀管晏申韓亢倉尉繚諸子家言夥矣左傳世本則采輯史牒以爲春

秋翌世之稱事辭者宗焉漢有太史公書網羅天下
下放失舊聞馳騁古今貫穿經傳班固楊雄尊爲
良史知言哉韓柳在唐力振六代之衰視諸子稍
遠宋則程朱大儒之所論著炳若日星而安用瑣
瑣門人之語錄耶夫道固貴于明而言不患于放
也苟怯其力之難姑襲其腐談見以爲舍筏而登
岸苟局其見之偏恥就于大雅見以爲閉戶而造
車苟病其語之庸務剿夫禪悟見以爲游鷗而渡
海此皆習宋之陋去諸子益遠又烏覩左氏太史

公之源流哉嘉靖中余在鄉校因黃子廷寅獲從
韋子肇卿游韋子者蓋十年以長而余以兄事之
者也謂余椎魯可磨礪者引與論學見其根極理
要通政術鑿乎中名實嘗曰學一而已非道弗學
也非學弗道也吾不能舍吾筌蹄而開吾戶牖獨
不能噤咀宋人之殘截而委棄諸家之雋腴也又
曰學惟有用之爲貴而通方之爲難寧說而禪也
毋寧史而支也寧辨而訥也毋寧儒而襍也使叅
錯機權而苛察繳繞卽窺二酉讀五車膠曉譚說

豈賢於半部論語乎其持論如此毋但椎魯如余
子雲筆札君卿唇舌一時殆無以難之矣余隆慶
末歸自光州黃子來信聞韋子已謝博士諸生業
棲鷺洲上時時著書也今復與韋子之長君純顯
並官太學爲助教間持韋子所著放言二卷詣余
請序曰此家大人之志也迴環省覽爲之悚然曰
隱居放言斯固余之所懷也夫雖然子韋子不負
隱矣

瑤麓詩集序

詩本性情然要以厚人倫美風俗卽三百篇以求
詩之故其有出於是哉故作者非但宣其歡忻愉
快憂思慷慨之懷而局于氣格體裁也後之人摭
撫華藻逃弃本根甚則流肆紛綸雕繪刻飾若是
固蓋其性情之真於倫誼教化何繫焉余往來燕
趙齊魯梁楚間好覽觀賢士大夫之聲詩以考風
俗聞大鄣之境多文獻家於是稍獲與其詞人遊
及官辟廡新安程生烈卿持其父伯賞先生所爲
瑤麓集來問余序讀之沾沾喜顧余何能序伯賞

國朝詩文集 卷之六
之詩哉夫詩自風雅以逮漢魏毋論已彭澤率真而超遠康樂瞻力而究深青蓮逸宕而暢風少陵雄挺而安雅右丞冲潔而玄思襄陽簡適而獨詣大都厚人倫而美風俗庶幾可以道古夫豈專以氣格體裁勝耶伯賞學篤而行高內奉父叔昆弟之歡外講賓客交游之好鞠躬隱約不務游閒公子之富與名詩多紀南北登眺勝事而得于樂志園者爲多要之出乎情而止乎性導遣其趣而和平其音者也今 主上右文風雅振響伯賞異日者由太學奉職交戟間當謳詠中和之盛其遭逢熙運豈彭澤諸君子所可及哉余猶及聆颯颯之音鳴于大鄣必不使毛萇轅固生徒治詩以老也不佞固矯首俟之矣

檐帷集序

敬美以符丞使秦也奉 天子璽書持節出都門道趙魏涉朝歌之墟上蘇門問孫登隱處渡孟津行大梁縣長吏負弩前驅出崤函潼關關令望塵而拜二華故在秦疆域中由是而拊蓮花弄仙掌

究太陰之故睹萬物之華視黃河如帶而渭涇
漆澧滴澆灞諸川錯流其下不知爲練幾匹
觀也振袂而歌豈不翩翩然壯游哉入長安賢
郊勞拜 天子之貺請覲使臣敬美故善爲頌樂
且有儀其辭令又足以宣上德意王醴燕驩甚執
禮愈恭謂 上重秦故以文學侍從之臣辱使敝
邑自以爲得重客敬美傳遽所至獲覲長公並登
玄嶽禮天柱盼嵩衡西極岷峨之觀俄而授藩豫
章分署九江郡杖屨枕席於五老香鑪間稱匡廬
長矣自奉使至分藩不二年所其游覽酬答聲之
于詩凡若干篇李侯惟寅錄而梓之曰襜帷集以
屬余序余聞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卿大
夫交接以微言相感必稱詩喻志且輶軒之使周
爰咨諏每集方言以獻好事如楊子雲者持尺二
油素從而書之敬美周旋中原者二十餘年詩與
長公埒今復以襜帷著無論馮軾問俗卽謳詠於
三秦二楚者殆颯颯乎大風哉長公爲元美先生
敬美稱其家第海內謂之王長公王次公云

嘉樹齋集序

河東古冀方有虞都焉倡之于上南風卿雲盛
介山歌龍蛇女娟奏河激其首陽采薇之所感
者耶王氏東征而續詩作斯道之在河東豈
哉李唐以詩造士無論他業卽以是赫然名家
如無功子安之在貞觀盧綸耿緯之在大歷逮貞
元而下柳子厚楊景山薛據司空表聖之羽翼
大雅河東之產何其多彬彬君子也昔
綜厥源委余持其說以求詩于天下庶幾十得其

五乃今于燕而得張君元易元易蒲坂人也少有
異稟弱冠游太學從博士先生受經顧不樂爲博
士家語歸而肆力于詩沂唐而選而騷而究極于
虞廷賡歌也故其業日就卽有才弘博終不事制
科進以太學諸生待次爲郎得大官丞日在禁近
視酒漿事 上雖步兵厨有良醞三升乎而元易
雅不嗜酒署無簿書之勞供事稍閒惟優游簡編
而業日進元易卽有才浮沉剷晦不眎所長諸生
豪舉橫得俠名顧恂恂若不勝衣翰卿詞客在

者每造請譚藝於是莫不誦張光祿詩又莫不賢
其人相與結納而折節嗜學之名實傾都下矣是
時上方嚮用文學招延弘博之士喜起康哉採
聞殿陛間且或舉漢武故事元易倘獲預柏梁之
詠枇杷橘栗必有味乎其言也斯道在河東淵源
所自信不可誣終且有辭於藝苑豈直太行為衆
阜之首龍門爲百川之宗已哉元易有詩八卷題
曰嘉樹齋集乃黎秘書惟敬所選以屬余序嗟夫
表河東者庶在茲乎余不佞元易友也請封殖嘉
樹以毋忘角弓

汪虞卿詩序

余曩居江都時識邵長孺以其善辭也長孺每遜
謝不能顧數稱其鄉人至謂汪禹父父子其著也
無何又識禹父與之語遂相善于是多長孺知言
復能讓善及過休寧訪二子則又識禹父之子虞
仲雅有父風李功甫邵格之鄭曾文金上甫以次
過從日與談藝益知休之盛于才已虞仲出所和
長孺閒居詩什抑何其翩翩合轍也昔子謂子賤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虞仲爲禹乂之子師詹東圖
又數從諸子游禹乂之學蓋出于陳達甫源流實
有所自是詩也魯文嘗本其事而爲之序皇甫司
勳子循贊爲雙壁長孺謂余當有言重汪生余何
能爲汪生重顧益信于孔子之言云

梅季豹集序

宣城梅氏文獻家也族且貴盛獨季豹厭薄經生
去而工古文詞鬱然名起大江之南壬午秋訪
余青谿見其集二卷諸賦善爲左徒語而得兩司

馬之致視班氏父子欲凌其上樂府比于音律若
今若離曼調繁聲皆莽蒼古色矣古詩命格最高
取材亦博歌行則極閎麗之觀五七言律絕則詞
苑之鴻鉅也夫季豹貌若擁腫離奇之木墨墨不
自暴其才又如應龍之泥蟠飲沮洳友蝦蛆性故
無欲所以盤迴重淵而翱翔太清董父可得而豢
耶時而泥蟠時而霄行龍故在也風雲一日起余
將於文脊山中求之季豹休矣

歐虞部文集卷之六終

歐虞部文集卷之七

嶺南歐大任楨伯甫著

序

田子藝集序

是編爲子藝丙子以後詩子藝錢唐人也錢唐文章家宗田氏至子藝益著小嗜學習博士家語不遇遂耽於酒稍逐狗馬聲樂婦女放浪西湖天目者數年所島夷作難海上有警以諸生領四千兵在行間保障功多幕府數欲奏上懇辭乃免於是

折節讀古鉅萬卷書出爲文章波湧雲蒸意精義
奧其條刺百十皆經國大務多所風切足跡所至
自吳越北入齊魯燕趙南至五嶺百粵幾半天下
比詣公車選爲文學掌故分教於歙新安山水窟
也授經之暇墨卿藻客治輿馬奉杖屨更迭邀游
問政烏聊仙井長原豐千古崑落石昉溪屈於白
嶽天都嶢嶰桐汭黃山諸勝往往有田先生留題
殆荆南馬帳之詠歌永嘉謝屐之游矚矣齋前書
帶壇下漁舟風教在茲能無銘石以示百代哉子
藝又有寄青蚨三百于內子張夫人詩張夫人報
書丁寧以儒官大好設施登山臨水笑弄消遣之
語是豈秦嘉徐淑之所能及耶雖然子藝之於著
述其覃思殫力豈但游歙諸篇評隲千古則有留
青日札統一六書則有大明同文集世固當知田
先生也余不揆鄙陋聊著其大都云

貝葉齋稿序

余於都下所與雅游者盱眙李君惟寅也惟寅方
以列侯侍 主上賜印綬治左軍都督府家有貝

葉齋負牆一龕奉三古佛其下一几左鐘右磬中
置博山鑪几東一木榻榻前懸所佩先岐陽遺劍
西爲度者二一貯佛書一貯經史詞賦兩楹列五
六蒲團客談藝者常滿暇則掩齋諷誦多所賦詩
其調高其詞整其氣雄其情正一時播於雅游間
朱汝修彙而刻之曰貝葉齋稿云夫惟寅家貴盛
矣顧以謙謹著於公卿大夫而折節下海內士執
轡虛左之敬不以飛鷹躍馬而移運斤斲輪之精
不以橫槩草檄而易蓋詩書之好出自天性鹿苑

諸編咸窮正覺河東三篋金綜奧義其於藝林卽
未舍筏蓋已登岸凝神定力卓爾不羣斯其勇但
賁獲哉在昔西京公侯之學可數也平津之於春
秋樂安之於詩扶陽之於論語北平之於律歷稷
嗣之於儀法涇城之於黃老陽陵之於刑名各有
專詣克自名家惟寅凝神定力定實生慧竹素所
傳遂冠乎七葉珥貂之族豈其使人日劉文成二
百年來空無人耶夫風移波靡發憤千古獨立良
難胡嶽嶽乎惟寅也余曩登鍾山望大江南北極

于淮泗慨然念 高皇帝諸佐命之臣今得惟寅
於是益光岐陽之盛烈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他日
詠江漢者其能不以貝葉爲嚆矢哉

送邵長孺歸休寧壽母序

嘉靖間休寧有邵母鄭夫人以節孝稱於邑中隆
慶改元 詔采民間婦有節行者與旌典邑大夫
數表其門有子正魁以布衣徒步詣闕上書言臣
母鄭氏年廿七而寡遺孤臣與姊臣生五月母無
子女臣有生母事母爲主母無何亦亡母視臣猶

所生子當是時家無當戶男子伶仃孤苦旣盡亡
其先臣遺資又破其產食貧甚矣數遭凶歲卽

脫粟

不給而臣無饑顧以甘旨事翁媪翁媪旣逝拮据
備禮嘗賣釵釧買書教臣讀臣學不成是以母苦
節且三十年無所聞于世適有明詔問節婦節婦
誠多恐無如臣母勞苦行高者縣令奉揚德意嘗
再一表樹名在下邑終無以風示天下幸 天子
矜憐詔旌臣母臣母老且不朽辭旨悲切納言上
之下大宗伯居歲餘無能爲復請者正魁遁去乃

上下古今續劉向列女傳九卷曰異世必有知吾
母者御史大夫銅梁張公巡撫留都知邵生名令
旌邵母節爲梓其著書懸之國門由是海內人士
卒業邵氏學莫不知邵生有母而鄭夫人之賢庶
幾與衛碩人鄒孟母並傳矣明年庚辰七月十一
日當夫人七十初度邵生方游胄學起名六館中
乃從大司成乞假歸省都下學士詞人多爲賦壽
母之篇于時 上方開閣招致文學公卿多願推
轂邵生者生謂古之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魁

母且老過從有程氏姑汪氏姊白首堂背對婦弄
孫獨不念游子在萬里外乎卽待詔金馬門日食
大官何若服萊氏之衣藉歐先生一言爲重再拜
前膝爲慈君薦一觴稱千秋爲樂哉余惟夫人蚤
喪所天矢心不貳存夫子之宗祀成賢胤之宿學
表正笄幃垂教來裔貞且慈矣福履之綏方至如
升卽邵生晚達能用色養 天子仁孝善承 兩
宮宜有推恩人母矧夫人之賢其可後諸以生豪
舉藝苑人無不願爲夫人言而生顧深望不佞亦

謂余言信耳嗟夫微此母安得此子夫人之行在鄉里名在簡編壽在奕世不佞卽不善辭而聚順延祉在夫人母子間將不知其所紀極七十者其肇端乎百歲千秋且旦暮遇之是奚可以耄耄期頤等算哉

潢南胡公奏議序

肅皇帝時浮光胡公汝觀起家潢水之南給事吏兵兩科所上奏議若干篇余讀之歎曰世乃復有汲長孺哉于時天子神明英斷邁於漢武雷霆

震盪權不下移公持可否以佐主上誅賞進退諸所條畫朝上夕報可直聲完節震懼中外公沒後十五年余始竊祿公鄉鄉之鉅公喻司馬劉重慶歷歷爲余道公風概余每以不及覲公爲憾从益習掌故乃知浮光有三先生喻爲御史劉與公同爲給事俱有聞于時一何盛耶公自爲士卽不苟於交際取予及在諫垣彈射指陳無所阿忌以此受知亦以此觸罪左判亳州稍遷南太僕丞陟憲臬備兵山陝旣仕而復振稍振而卽已當播謫

時欣然於濠梁之上無幾微負氣骯髒不平見於
顏面西京曩稱長孺賢誠等埒公矣何恥榮陽而
薄淮陽耶無論中外升沉卽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不苛責細事動持國家大體均足以當社稷之役
至含咀英華篤中夷外澤於仁義道德恐仇厲忿
發褊心戇態者未必能當公也今卽奏議觀之如
恤操軍修馬政慎銓衡糾風紀劾總督處災歉條
邊計議清黃皆天下大事意雖激切而言多典實
宣朗故能輒稱上意迺數奇而官竟逡巡于外臬

嗟夫才未究而局于位志方遠而嗇于年已乎已
乎公之子繼虞以明經謁選天官部中首梓公奏
議來問余序當是時業已記喻司馬祠事不揣陋
劣輒論著公之大者雖然顧能爲汲鄭二君重哉

餘榮錄序

在昔有周游宗黨正莫不有書是日閭史故閭里
族黨書鄉行也顧其時豈有所謂蒼蠅驥尾附青
雲之士以顯者哉夫梁益鎮以岷山江水自出山
川隩域賢人產焉巴渝剽銳之士實興漢業蠶叢

魚鳧以來梁益襟帶千里絢之華藻不亶功名著于春秋而已定遠有縈河先生張公御史伯大之父也習博士業旣成病目遂抱書而遯結茨嘉陵江上配伍王兩夫人俱有隱操當是時梁益間無不誦縈河先生行誼矣先生旣卒伯大起邑令高第入南臺上覃恩贈官御史伍爲孺人敕命蓋煌煌哉薦紳大夫士頌賦歌詠縈河者殆百十篇其平生則傳敘志表備矣伯大都爲餘榮錄以首簡屬大任夫井絡之下是多隱君子蓋受之掌故云然蜀之紀益州之傳華陽之志寧少白首巖穴閭坳而不彰者乎卽亡論巴賓彭濮之幽岨鞠躬惇行修聞爲婢名不出蓬蒿之廬誠足悲哉所以古之賢哲澡身礪節靡不始于家而里黨書之余聞先生端樸醇厚素不以長者自居而鄉之老人孺子望縈河如帶豈在濯錦浣花下乎其潛德埋照與楊雄所稱嚴君平李業林閭奚異焉伯大光昭其業稱訓以燕其後保世滋大厥有本源斯錄也不俟藏之名山輶軒使者將持油素求諸嘉陵

間矣

同文錄序

越有田先生者名家子也以高才爲歙博士博士館中多暇日而先生又宏覽博物自結繩而下于書無所不窺以故著述日富不可殫紀獨慨字學日大壞奮然集天下字書窮搜深討加以獨斷曠日彌从書成而田先生髮種種矣詎不謂勤且勞哉不以不佞不文不遠千里而徵辭嗟乎不佞不能爲侯巴于子雲田先生曷爲以太冲而下士安

乎顧不佞不知書則安能序甫受業而駭旣而疑及卒業而臆其旨竊從象罔以得玄珠是耶非耶夫自六書以來代有作者如其未同爭置力矣則豈必待田先生是以駭田先生多識奇字際明時豈其不知而妄稱作者是以疑及畧窺蹊徑知其冥則願以愚者之慮而度明者之心是以臆而有所得余惟五嶽巍然表天下矣而爲寥廓之說者謂有須彌之山其高數萬里日月經行隱見透照四洲中國其南瞻一隅耳聞而大笑者十九駭

者十三疑者十一信之者百無一焉夫倉頡籀斯
無論已賈都尉許祭酒非字學之岱宗乎其後徐
鉉孫佃之徒則王屋鳥鼠之屬也田先生抨擊字
書卽諸君不免所謂陟崑崙之巔而下視羣山僅
如培塿何足以當其一盼嗟夫其以此書而觀拘
學之士卽如舉足不離跬步者未知五岳烏知須
彌卽不佞臆而信之亦精越神游安能窺其底奧
哉李暉有云上士聞道信之中士聞道駭之疑之
下士則大笑之不大笑不可以爲道田先生此書
其以藏之名山必有知者烏問世之信不信耶

息機堂稿序

南鴻臚卿方公允治彙其詩爲息機堂稿曰息機
言其志也夫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故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和聲詩本律呂審音而後知聲審聲
而後明律昔塗山爲南音有娥爲北音夏甲爲東
音殷鼈爲西音是猶拘方也孔子刪詩皆絃歌以
合韶武之音苟音有弗協何以導志何以動物何
以感天地通鬼神哉公允治宛人也宛洛在天地之

中風雨所交陰陽所會四隩咸宅八風克飭其詩
蘊雄逸之氣而格之以嚴整之規弘夷暢之懷而
宣之以圓朗之思秉冲淡之操而藻之以腴潤之
詞古選已登建安元嘉之門庭近體則直詣開元
大曆之闡域蓋中原之音由心生而本諸律呂者
也 主上邳隆姬周允治方與公卿矢卷阿之詠
太和綢繆息機肇之矣行人持木鐸采之而太師
陳焉以雅以南此其時乎又奚待聞鐘洛浦而辨
聲聽鐸邯鄲而知韻耶允治不鄙屬序斯編余愧

審音聊附卜氏云爾

予寧集序

大江以南王氣獨鍾金陵而下游澤國其氣日沆
漭漭漫往往宣洩鬱而爲宣城宣城故股肱郡地
饒奇宏麗有玄暉太白樓集於此予登敬亭其上
蓋有謝李祠云上下千餘年衣冠蟬聯勳名鼎立
談者尚謂靈秀掩於物而或靳於人蓋于今而有
梅禹金者余昔文學掌故江都考儒林傳魯若申
培齊若轅固燕若韓生咸以詩名家其時江介之

士無稱焉自禹金起而宣城之學日有聞於天下
禹金於書無所不窺其究也在西京建安下逮開
元其篤好古語沾沾自得而卽爲博士家言亦籍
甚而竟不進士舉也乃益工於詩詩往多所刻而
斯集則博士弟子予寧曰所著賦予知其楚人纂
組成文矣五言古出入漢魏六朝蒼然而骨立七
言歌馳驟樂府時極少陵之致近體其氣完其聲
鏗以平其思麗以雅蓋彬彬中宮商也今而人操
觚榛莽其高奇而氣益以澌薄如啖爛蠹大哉一
過無餘味耳矣惜嘈嘈衆哉奚庸是禹金所求結
撰肆力千古亦自可當吾世而不失海內名公朗
人指歸其大業矣夫禹金家多甲第而宦而費用
事而始古文辭禹金卽以古文辭甲第而宦安所
負博士家言而弁髦古文辭也語曰家有千里驥
而不珍焉人有盈尺和氏璧而不貴矣而今大江
以南之氣始寄於物而終間鍾于人耶其間鍾于
禹金者貴耶將與天下後世共珍之耶

海陽邵氏家乘集

休寧邵正魁長孺撰海陽邵氏家乘十卷今休寧
故海陽也系海陽何長孺之先繇睦州仕終海陽
家于官而子孫長焉是之爲譜本所出也長孺故
翩翩具史才乃不與石渠天祿之選徒以逢掖都
養于大師之門會 國有大政方欲效何蕃陳東
諸君上言闕失念毋老遠巡不忍行祭酒闕中呂
公憐其才力止之乃用歲居輦轂下所睹記爲星
變錄若干篇卒不以示人無何奉 使江南反命
遂請告歸養予亦由廷評移官南部意得數過長

孺乃聞問益闕予且歸羅浮而長孺來別余所賦
詩頗多長卿之感其曰周紀漢書蓋深有所望也
乃長孺竟不言天下事獨出家書屬爲評隲余曩
爲歐氏譜長孺謂予書規度森嚴可比班生范氏
予斯未之能信今觀長孺所著出入諸史而斷以
己意諸表畧法遷固列傳弘標六代燕名別二氏
之源內不黨于玄同伯廖證諸史之謬外不徇于
夾漈核自始遷嚴其來紹蓋有譜學以來斯爲盛
矣嗟乎以史才如長孺而獨令施之家今 天子

方開閣招延文儒二三閣老皆自大師如長孺嘗
爲所知推轂其所厚善故人如沈純甫輩功名日
起都卿相矣卽 朝廷有大著作必不失長孺長
孺何可老作家人語耶長孺道然曰先生幸無多
言無令世人有言汰哉歐子專以史許人也所論
家乘幸爲序乘足矣乃爲援管書之

華容劉氏族譜序

劉出陶唐氏擾龍累後食邑於范漢起豐沛爛布
天下華容之族蓋自束平徙云譜自宋元 明興

以來寶杰源簡宅裔震範蓋八修矣逮今十七世
孫計部君克和請筆削于山人孫君兆孺兆孺家
受史稱文獻且劉出也譜成計部奉以造不穀蓋
不穀嘗聞之家有譜猶國有史也職在掌故訓典
存焉然家之所以大必忠孝以爲基計部視不穀
首世系讀旣竣歎曰斷自所知前乎岳州者不錄
家章華爲始遷之祖靡攀顯胄矣宜其後之昌以
蕃也已而視世傳讀旣竣歎曰本支詳矣十四世
下門以族分犁然辨也已而視大傳讀旣竣歎曰

善哉廣而核峻而潔闡幽揚微博綜史乘之遺記
載之良也誌誅壽在金石固不必赫蹏之書也已
及視外傳計部默然傷之不穀卒業則又歎曰婦
德之盛以封書以節書以賢書彤管所褒閨禕其
有興乎不穀蓋又聞之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
樹德德莫先於忠孝靖康之變宗募士團忠義社
以應岳飛隆從飛北伐中原寶在飛軍以先鋒擒
楊么尋破兀朮飛被誅遂散部曲淮以右無不憚
劉都統焉淳祐末蒙古兵百萬南下杰不屈遇害
天澤以節勇著天源以孝悌著必弘當 高皇帝
時率先歸附按察公歷內外臺業在楚紀忠宣公
之事 孝宗造滕密謨豐功盛烈國史備焉劉氏
之表于百世者如此德厚流光子孫之舄奕華腴
蓋有由哉夫鑄之起乎秦粵箕裘必出于弓冶受
之世也劉氏後之人所不求世德而宣昭之其不
遇佚前光乎計部於是盤辟再拜曰吾子之言寶
符也匪吾家千億是賴自提舉公以下皆被子明
賜矣其與宗人朝夕敬佩之

林端簡公集序

莆多巨族而林爲甲林之族數百年而有端簡先生云先生擢甲第爲東南文獻用上大司空大司寇者三十餘年始得請天下不以貴艷先生猶惜其未試春秋七十有八天下不以壽艷先生而若惜其棄我以死沒之日 天子震悼贈太子少保謚端簡爲特恩致祭會葬者人千數計天下不以異典艷先生而猶若有所未盡天下多親先生不死哉先生歿而門人龐中丞尚鵬緝先生存稿若

詩若文若疏錄而梓之以其子諧書來屬大任序大任不及炙雞絮酒千里酌先生墓而哀成禮然讀茲編則顛焉若奉先生謦欬也他亡及論已卽先生讀書中秘題壁曰寧餓死不爲不廉之夫寧布衣不爲干進之士其少年挾節如此陳丞相平曩云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釋褐之語一何異陳丞相社中時也先生服官以鯁亮著藩浙日大臣用事者欲以夷人先期入貢文致其罪屹然不動逮轉撫臺權相之子索千金不顧當

國朝文獻通考 卷之七
世宗皇帝受敕填楚楚民困甚督府以軍興檄取
行糧鉅萬先生蹙然曰楚饑尚可竭澤而漁乎奏
貸輸邊歲粟十五萬給之得奏可民亡饑屬吏以
賄遷臺史案其罪狀權相從中擠之先生由是歸
閩構亭湖上敘述墳典犧易麟史日諷詠融融樂
也而進他事則不耳矣語云天下有道行有枝葉
先生學足培天地之元氣而功當司空之伯禹是
宜相天下歷 兩朝再起卒以司寇堅辭解位是
時天下之父老咨嗟歎惜歸賢於先生而其所願

于先生者垂也然竟百千年而見其人凜凜有生
氣抑何其偉烈耶觀先生疏舉人才救言官豈不
侃侃古大臣哉今先生而在孰不願爲之執鞭夫
先生誠賢而繫海內之思又孰不欲誦其詩讀其
書也我 明鴻昌懋明之化作者颺起至嘉隆間
最而先生著作不可概見何哉曰先生歸繇倭夷
兵燹之餘僅存一二先生詩文大都醇朴爾雅稱
盛世風至於義利出處之大楷式百世者具在太
史是則誠非詩文之所能盡也已

國朝文獻卷之七
賀御史大夫兼左司馬鳴泉梁公東征奏捷

序

粵稽古昔堯陣丹水舜誅三苗聲震夷方風偃疆
場勳華之世曷嘗不命將徂征以奉辭伐罪哉今
乘障防胡薊遼最急虜曾馳劈山瀋陽下萬曆癸
酉我 皇上御極首誥戎兵以勵將士屢下明詔
議所以禦虜策諸言者皆莫不曰 陛下垂拱幸
不忘邊圉虜雖市馬請貢宜及時修築臺墻訓練
軍馬庶幾有備無患戊寅春御史大夫兼左司馬

鳴泉梁公總督薊遼也嚴軍律講馬政議修守機
宜酋長夙識其姓名部落已憚其威令矣其冬十
二月土蠻黃台吉要挾封賞聚十萬騎窺廣寧遼
陽諸邊海蓋三四州歲苦兵革梁公謂團營結陣
難與爭鋒急以精銳出邊犒營奪險一鼓可擒也
於是大將軍躍馬揮刀提兵出二百里塞外敗虜
於養善木斬其八百餘級獲馬馳盔甲夷器無算
諸將夾擊虜首尾受敵烟火蔽天醜類幾絕是役
也虜內犯而我外攻兵雖分而勢實合孫臏抹韓

走魏古今同符矣土速諸酋尚敢窺我塞垣哉捷
聞 上嘉梁公運籌制勝功居第一賜白金八十
兩紵衣四襲先是隆慶初公奉使犒軍遼左被賞
大紅麒麟袍麒麟蓋上公品服與今賚金殊榮矣
已卯五月詔封大將軍寧遠伯而加梁公俸一級
仍廕一子爲太學生先是公佐本兵已加俸一級
今再加則俸爲正一品不與加地進律者同耶夫
人臣藉寵靈効尺寸建牙樹羽秉鉞持斧一旦垂
名竹帛勒勳鼎彝豈易談哉蓋守有餘力則戰有
餘勝公開府于茲行視阨塞據東北河山之險撫
長城察虜所出沒其軍律馬政修守機宜素講且
整以暇也人見其剪此而後朝食也而不知其舉
羣策指畫之不爽也人見尊俎夷豫也而不知其
夙夜焦勞蹇蹇匪躬也且任人而人益勸讓功而
功益顯邊陲之寄社稷之役能自貳乎固宜弓矢
之藏鐘鼓之設旣自中心一朝饗之矣余小子從
交戟內睹上於是捷也誠唐虞徂征之盛而安邊
境以保社稷固有人哉公所遺余小子書曰足下

儻爲絕塞掀髯不佞其何功之有顧主恩高厚
敢不嚴日鑒之誠此台鉉器也余小子卽思爲社
稷頌公視諸他日其猶采薇出車韓奕江漢之後
也夫

清江聶氏族譜序

昔者典午東遷五胡割據衣冠離散譜牒之不可
考也久矣繇今觀之江南聚族而居大者萬人少
不下數百自其身而遡上之數十世卽文獻不足
羈孤浮寄間有藏赫蹠簿記覈之果唐宋所遺意

者中原之族不重譜牒大江以南猶有存什一於
千百焉然好事者時爲贗譜各采上世同姓之顯
者枝援蔓引圖象本事而飾以綸綍之命聞人之
辭縹緗裝池用以爲重惟名之徇實之繆也無論
已不佞蚤事先修職府君習聞譜學發先世之牒
質諸世史得爲釐其繆者二三策以余先聞人而
譜余族猶然失之余以是知譜之難而故家舊族
可使闕夫紀載乎乃聶氏固清江之著姓也其文
獻具在白唐道茂公以至于今歷年數百傳世數

十昝分條貫詳乎載之無所闕畧豈好事者所得而概之耶夫譜之傳者宋惟歐蘇今惟獻吉繁簡不同要歸於實錄余所爲譜卽未能求合于廬陵眉山北地三鉅公庶幾不誣吾祖而鏡觀勸戒或足備赫蹠之藏也載稽聶氏之先顯名者如干人獨夷中以憫農詩著其所爲風誠足爲聶氏重然譜其所出不及聶政豈非以其死於俠不名爲祖其孝義表表已重于姊之口賢于冠紳遠矣可以屠沽而薄溪井之族哉聶氏譜孫道亨端潔好修

起家儒士待次公車比將得官竟不願仕惟以養生家言游公卿間多所引重而與余游蓋已十年其足跡半天下樂滁之佳山水買田築室寄孥於滁業自爲祖其留者爲清江氏手輯是譜以告余曰天衢東西南北之人誠不能忘其所從來也子其序之以示百世余嘉道亨之志不敢以是譜而重諸聶聶之孫子詩書禮樂克繩爾先盍思所以重其譜哉苟徒紀姓名侈官職則負版之所載太宰之所籍不啻千百矣於是譜也何有

勵節詩序

余僚友麻城劉君應虞以所著節婦蔡氏傳詣余告曰節婦卽吾姪鏊之妻苓也蔡之家教固以是婦而彰吾劉之門風亦以是婦而樹是婦也夫病當革之時別日自誓其抗志秉義艱苦百罹宗黨姻戚莫不憐之今子已受室泉下無愧士大夫謂足風勵教化褒旌之典待請於朝詠之詩歌積成卷帙子其序之余繙閱旣乃復應虞曰君之傳備矣矧有諸士大夫之詩夫天地正氣鬱積旁鬼

敦固完厚發爲堅強勁直之節可以烈冰霜貫金石閨禕之婦誠佩禮義服廉恥矢盟初終恪勤朝夕闔門自守而聲聞播于華夏光烈流于簡素寧有窮乎鬚眉而冠裳者苟敗德毀行裂其四維曜靈不留身名俱滅是何異螢爝薜英曷所稱丈夫哉易之節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夫苦節不可貞其道窮所遭則然初九之不出戶庭能節而止者也六四之安節則亨九五之甘節則吉節婦自蔡以歸于劉二十二而寡稱未亡人者十五六年于茲

誠苦矣然處變履常貞凶而悔亡其中正以通自
天佑之吉無不利者與抑余聞劉氏之在麻城詩
書禮樂之宗也而蔡之先世有聞人節婦父爲封
兵部司務宿兄爲駕部郎中光祖夫桓發殘形不
辱儒宗令女自剗不負文叔房湛之女割耳以投
夫棺德武之妻斷髮以歸李氏君子謂節婦剔目
之志不在于觸地籲天之後而在于結襦授綏之
初是編殆彤史之所必錄矣於是爲之序次以俟
楚之觀風者

刻子華子序

余讀家語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贈以束帛而莊
子亦載于華子見韓昭侯其姓名見於二書則實
有其人也及得其書十篇迴環吟諷其居苓塞是
固晉產趙簡子以幣聘不拜執圭行食於菱亭之
口去而之齊館于晏氏夫趙簡子晏嬰與孔子同
時矣而又云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
考秦襄卒在春秋前又何其抵牾也晁氏周氏陳
氏咸謂其書多剽老莊荀孟素問楚辭左國班馬

之語甚者摘其風輪水樞緣托釋氏軸紬杻宙訓
出三經且并劉向序俱以爲不類疑其書王經姚
寬輩贗作不然孟堅氏古今表何以無其名藝文
志何以無其書耶余獨愛其天地之大數莫過於
五莫中於五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
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
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河圖之畫也而
又一則曰仲尼天也一則曰仲尼人之準繩也至
論鼎湖鳥號則疑黃帝之書論禮則鄙剡子之未
達論儉則舉堯舜之備物其書豈宋人之所能及
哉朱子時會稽鏤有官板久已漫漶新安程君德
厚校正翻刻俾余序之毋亦閔其家書之汨沒無
傳哉雖然麟甲鳳毛余誠喜與海內共珍之矣

龜川先生詩集後序

昔仲尼之徒自齊魯以及四方蓋三千人而身通
六藝者亦鮮矣七十子之響旣絕支流互分本真
離逃於是詆訾爲子游氏之儒子夏氏之儒漆雕
氏之儒夫商也日益偃也弦歌開也斯之未信豈

三氏作法於涼耶且爲邠則回治賦則由理財則
求使諸侯則賜豈盡托諸空言耶孔門之學六籍
幸存漢唐而下至宋二三大儒殆明若觀火矣
明興重經術弘治後鉤鈇離析傳聞異辭經生馳
舛末僞不能統壹道真學士剽掇浮藻好申一隅
之說聘智破義經術之謂何況六藝也於是東越
岫興倡良知之宗旨紹洙泗之絕學大江以西率
先嚮應翕然宗之曰陽明夫子云龜川先生起自
撫州私淑於其門人東廓氏雙江氏而講習於疎

山正覺龍沙白鹿者不輟潭思定力探索要眇以
求會歸于本原其學自六籍以至宋儒諸家言貫
穿附離極於閎衍與雅發之爲詩溫厚隱惻一倡
三歎卽其微言相感因物造端雖體沿近習詞究
正宗率不戾風人本旨而厚人倫美風俗意深遠
矣視世之摺摭奇僻雕繪粉飾者不可同日語殆
六籍之緒言儒家之雅倡也與余恨不及見先生
幸得與先生之子東筦君惟益善得其集三復不
已于是益歎江西多好學之士孔門墜緒庶幾賴

以不絕也惟益其慎于竹簡之藏百世而下豈無
同余昌歎之嗜者哉

歐虞部文集卷之七終

程